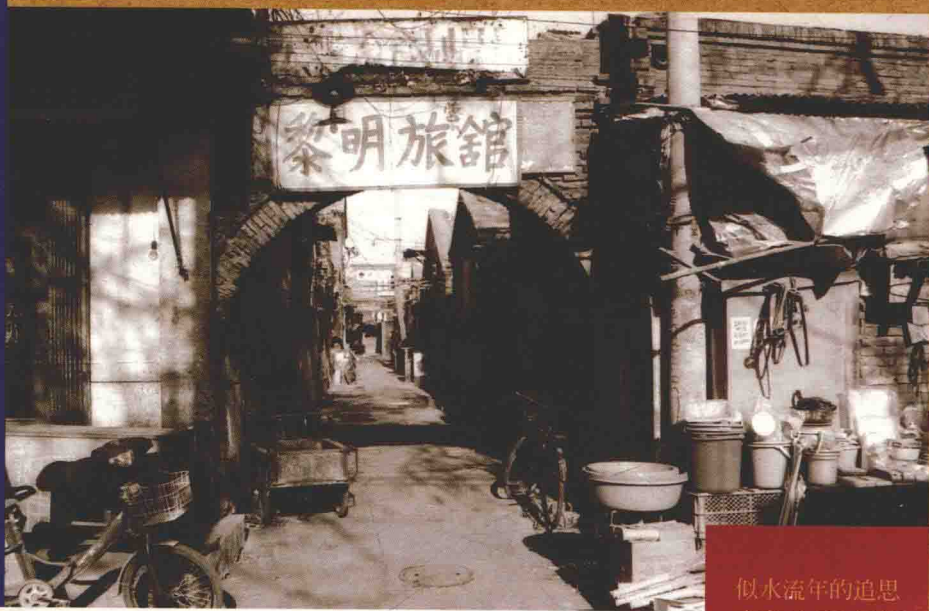


1990

中国版《挪威的森林》



似水流年的追思
青春不再的挽歌

张轶 著

一个偶然的事件，张宇发现甘甜的身世存在着重大隐情，随着了解一点点地深入，猜测、疑惑、不寒而栗，惊悚袭满全身！一切真相被完全揭开是在老五和二梅出车祸的那夜，一轮涂满血色的弯月，以及在夜空中狞笑的死神。一抔泥土分隔出阴间阳界，地上溅起黑色的泪花。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0

张轶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风格另类的青春怀旧小说。故事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为大背景,借助三对青年男女的情感经历,全景还原出那个年代的生活与气质。青春的大幕徐徐开启,老五和二梅的婚期指日可待,童童和莫强的恋爱如火如荼,而刚刚结束校园生活的男主人公张宇——一个嘴贫刻薄却不失善良真挚的青年人,正在一头闯进社会。他通过给老五的服装店帮摊儿,邂逅了音乐茶座的女歌手甘甜,并由此开始了单恋之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主人公发现甘甜如雾中花般迷幻缥缈,可亲而不可近,可望而不可即,可遇而不可求。一场看似缘定三生的恋情,在若即若离、诡异扑朔中归于无望。此时,莫强和童童的爱情也苍凉落幕。随后,通过一个偶然的事件,张宇发现甘甜的身世存在着令人不寒而栗的隐情。真相被完全揭开时,也是老五和二梅出车祸的日子。社会的不公、世事的无常、同学的沉沦、朋友的罹难、恋人的悲剧……所有的青春主题都汇集书中。伤逝岁月所能留下的只有巨大的叹息,所有的青春故事到最后也都只是挽歌一曲……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90 / 张轶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浮世绘)

ISBN 978-7-302-45737-4

I. ① 1… II. ① 张… III. ① 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0298 号

责任编辑:宋丹青

封面设计:张龙梅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网 址:<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5mm × 210mm

印 张:9.875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00 元

初春的一个下午，我揣着一套煎饼果子气喘如牛地爬上了大沽市堆山公园的五十米“主峰”。所谓的山，其实是用建筑渣土堆成的，尘土飞扬地堆了整整二十年。这个硕大的土堆有个挺好听的名字，叫清屏山，我总觉得它是在侮辱山，和真的山相比，它连小土包都不算，撑死也就一青春痘。只一分钟，整套煎饼果子被我相当没技术含量地蚕食掉了，葱花和香菜掉了一地。这家煎饼铺在附近挺有名，旁边是卖羊排的，而煎饼铺永远不缺人排！摊煎饼的大哥长得黑瘦黑瘦的，看着跟刚从哪淘出来似的。虽然品相差了点，但他摊出的煎饼果子味道纯正得简直无法形容，总之，纯正得我都想和他断背！这一年，我三十八岁，神情萎靡脸色黯淡，而且在我身上还出现了很恐怖也很尴尬的现象，身高和体重竟然一样了！两个月前我剪掉了留了五年的长发，这个举动并没使我看起来能稍稍年轻些，因为小区里小卖部的胖女孩说，叔叔，你越来越像个年轻的中年人了！而仅仅是去年，她还喊我哥哥。其实她嘴挺甜的，像抹了蜜，见着居委会大妈都喊姐

姐，但没多久，大妈们都相继患了糖尿病！这个胖女孩除了嘴甜，野心也很大，她曾和我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这个小卖部上市，发行价不能低于中石油，上不了主板三板也成！风陡然加大，四周满是克隆般遮天蔽日的高层建筑，巨大而狰狞地矗立，空虚恶俗，影影绰绰。我讨厌这些自以为是的建筑，它们让我感到焦虑压抑，让我越来越成为视觉上的井底之蛙，它们带走了太多我童年的私人领地，冰冷地阻挡着我试图与青春的叙旧和温柔触摸。而眼前，那些刺眼刺心的玻璃幕墙的反光更是百般打扰着我在三十八岁高龄哪怕能拥有半天的十八岁情怀。二十年，多可怕的数字，残酷而具体，谁能与时光抗衡呢？奔四张了，青春是怎么弄丢的，有着怎样的细节和断章呢？——我来了，春姑娘来了，咕咚来了，狼来了，亚运来了，洪水来了，死神来了，“非典”来了，康熙来了，奥运来了！

2

1990年春天，我混迹于大沽市的一所会计职业学校，十八岁，体重118斤，精力严重过剩，除非自己把自己打昏，连睡觉都嫌麻烦。这一年是职校的最后一年，很快我们就将面临夏末的工作分配了。当然，日后工作去向的好坏并不取决于学习成绩以及学生的能力，而完全取决于家长的能力。学校推荐工作大多是以完成任务或者说把学生骗走为目的，基本都属于能把你气得当场高潮的单位！我曾和优秀老党员我妈探讨过这问题，我说咱们要是给校长送五条万宝路，是不是分配工作时我能有个好点的去处？我妈鄙夷地看了我一眼说，我绝对不同意！我的心当时瓦凉

瓦凉的，脸上写满大势已去的悲凉。十五秒钟后，我妈缓缓地说，要送就直接送钱！我们这届有三个班，每个班四十多人，说是三个班，其实跟一个班没什么区别。因为二班和三班分别有几个女生出落得风吹杨柳格外水灵，所以这两个班经常轮番出现六十多人一起上课的空前盛况，而且串班的男生都是自带桌椅，偶尔还有站票。当然，允许这种奇特现象长时间存在是有原因的，因为很多专业课比如政经货币统计的老师都是外面请来的，上完课拿钱就走，你把教室拆了他们也不管。由此可见，我们一班的女生整体姿色不容乐观，经常出现一节课清一色娘子军的场面。总之，另外两个班如花少女不少，而我们班基本都是如花！我们这届学生的男女比例大致持平，男生占百分之四十五，女生占百分之四十五，剩下百分之十是不男不女，而且这百分之十里有三个是班长。1990年时男生很多都留着郭富城三七分的蘑菇头，一放学就扯着脖子唱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和对你爱爱爱不完。而那时因为大沽台刚播完香港电视连续剧《流氓大亨》，所以女生们的发型相当一部分是郑裕玲歪着马尾的“楚翘辫”和刘嘉玲刘海高举的“雅芳式”。那个年代“另类”这个词还没诞生，仿佛所有人都喜欢从众。当时社会上的少妇“刘慧芳式”的不在少数，后来人们给这个发型起了个外号，叫“三齐”！如果现在你剪个这发型出去街上转一圈，保准有生不如死的感觉。我和二班的莫强一直固执专一地坚守着初中时期的头型，我留的是中分，电影里只有汉奸才留这头型，主要为衬托正面人物用的。莫强是传统的偏分，我们在红桥上初中时就是同校同学。那阵子初中男生大多留偏分，而女生则是类似偏分的卓雅头，很多女生都喜欢不时把头发向右上方甩几下，轻盈熟练自然，尤其是漂亮女生，瞬间露出光洁的

额头，俏皮得让人心动。这个有着年代痕迹的经典动作很多年后依然根深蒂固般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以至于现在我还经常模仿，因为它是颈椎保健操里的一个分解动作！

3

莫强长得很清秀很帅，属于马挂角车沉底炮当头五个卒子同时过河都不舍得吃了他的那种帅！长得帅是一种资本，莫强也一直自我感觉良好。据说他因为长得好看，从上育红班开始就深受女性的欢迎。一天，育红班一个五岁的漂亮小姑娘偷偷递给莫强一根冰棍儿，并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吃完，后来，她摇摇头叹了口气，奶声奶气地吐出了四个字——婴儿杀手！说起育红班，其实就是现在的幼儿园学前班，像我这样七十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基本都赶上了最后一拨，据说是为革命培养红色幼苗的地方，属于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后来，我这株幼苗茁壮成长起来了，只是不知不觉间颜色变成了黄色！育红班的记忆碎片现在大多淡忘了，只有院子中央漆皮斑驳的转椅还烙印般地存在于我的脑海。1978年，或许是个秋天的午后，风轻柔得不可思议，四周是难以捉摸且不真实的安宁静谧，细碎的阳光透过树叶铺满了半个院落，时而沉沉浮浮，时而明明灭灭。我坐在转椅上，双脚使劲一蹬地，转椅吱吱扭扭地便飞旋起来。天空忽然变得生动灵动，童话般的蓝，我执着地张望着，幼小胆怯的心灵也开始蠢蠢欲动般地苏醒。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被外界景色所吸引，第一次有意识地对这世界做出稚嫩的惊鸿一瞥，这稚嫩的惊鸿一瞥，在我五岁的时候，已经足够丰富、足够完美、足够强大、足够震撼。我觉得瞬

间成熟长大了，我冲着天空扬起了小手，我甚至兴奋地唱起了儿歌，跟人学（xiáo），变老猫，跟人走，变死狗！小兔兔乖乖，把门门开开！这时，隔壁的东方红小学教室里传来了整齐的朗读声，毛主席的毛，毛主席的主，毛主席的席！转椅依旧欢快地飞旋着，一圈，两圈，三圈，童年就这么转没了。

我和莫强成为哥们儿是缘于初三时的一件事，那天晚自习后，我们俩在大丰桥桥头的阴影处被穿着军褂军裤一高一矮两个小玩闹拽住了，我刚一挣扎，两把寒光闪闪的攘子便抵住了我的前胸。我当时心里扑通扑通地直哆嗦，而莫强浑身直哆嗦。高个说，我们是大虎小虎，最近犯了点事准备去广州漂两年，借点钱买车票！小玩闹劫钱一般不说要，都说借，好像这样就顺理成章了一些。这时，莫强磕磕巴巴地在我耳边嘀咕道，这两个都劫过我三次了！我说你真行，都被劫成电视连续剧了！被劫的事莫强曾经和我提过，他说当时在校外有两个小玩闹拦住他找他借五元，莫强战战兢兢地说，我口袋里只有八元！两个小玩闹商量的五分钟然后说，那就借八元！我刚问了句你们是哪个区的大虎小虎，脸上便火辣辣地挨了一巴掌，莫强也挨了一脚。瞬间，我和莫强的口袋被翻得七零八落，一共被借走七块五，连栗子羹果丹皮和大白兔奶糖也没幸免。大虎小虎嘀咕了两句，然后分别用拳头在我脑袋上各揍了一下，妈的，看什么看，不服是吗？才七块五，别说广州，连沧州都到不了，滚！我刚一转身，看远处驶来一自行车方阵，老五驮着二梅在方阵的最前方，后面跟着一堆光头。我眼前一亮大声喊老五二梅快过来！老五喊张宇张宇干吗啊？我喊我被劫钱被劫钱了！老五喊你真给咱小水沟胡同的人丢脸！后来

的事情很有戏剧性，老五过来就冲大虎小虎一人一拳，然后便笑着勾肩搭背寒暄起来。第二天刚进校门，莫强便把两个耳朵眼炸糕塞到我手里，张宇，我以后跟你混了！

4

老五的称呼是从他家大排行排过来的，我们从小就是邻居，混得像哥儿俩。1990年时，老五二十二岁，二梅二十岁，自从把二梅追到手后，他已经很少打架了。本来两年前，凭借在天乐园的一战成名，他已经确立了自己在方圆数里小玩闹里的领军地位。那时的玩闹讲究个规矩和辈分，小玩闹对老玩闹们大多还是比较尊重的，很少有强行上位的，不像后来，小玩闹们都争着出头，想方设法地借着砸沉老玩闹来抬自己的点儿。老五瘦高瘦高的，长发披肩，眉间刺痣，一身刺青，面相凶恶。直到今天，文身在大沽市依然很普遍，文鹰龙虎豹是流氓，文蒙娜丽莎的是艺术，文图腾的是行为艺术，文蜡笔小新和樱桃小丸子的是缺心眼，文个乳罩的是为遮挡烫伤的疤痕。刺青不一定是流氓，有可能是武松或假流氓！当然，在1990年时，文身的基本都是真流氓！老五初二就退学了，他退学那天一脸的意气风发，看着像打赢了一场战役。那天我问他退学的原因，他叹了口气说，学校不好混了，你没听新闻吗？有关部门说准备从娃娃抓起！我上初中时，退学虽然不很普遍，但也绝对不是个例。初一上半学期，我们学校两个学生因为多次聚众斗殴被强令退学。后来，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能真正触动学生灵魂深处，学校集体组织我们看了部电影叫《少年犯》。等到下半学期，满耳都是禁不住泪如雨下，高

墙内春秋几度，随着这个电影的主题歌在校园传播得越来越火，开除的学生猛增到四个。还有两个进了工读学校继续深造！二梅是初三退学的，后来和老五在服装街开了个服装店，店前还摆了个很大的服装摊，生意一直不错。二梅和老五是如何搞上对象的，我已经淡忘了，好像很自然地就混在一起了。现在想想，从他们当年退学的踊跃姿态看，或许就是所谓的人以群分。所谓的人以群分，就是你如果从不偷东西，你一个小偷都不会认识，如果你经常偷东西，你会发现身边认识的人都是小偷！不可否认，二梅很漂亮，特别是一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细细的，梨花带雨般的娇艳。而且二梅面部表情稍作运动时，在颊部便很容易出现小的塌方，也有人把这种凹陷叫作酒窝！在我们这个延绵数公里的贫民区，能出个二梅这样的美女，也算是挺难得的事。当年的美女都是原生态的，不加雕琢的，货真价实的，众望所归的，不像现在，你在街上喊句美女，从十五岁到五十岁的女性一准齐刷刷回头，“美女”一词已经打招呼般地沦落为见面语和口头禅。当年，或许在大沽市全城星罗棋布的胡同里，散落着很多像二梅这样的美女，那时，她们很多还没被后来泛滥的世俗染得花花绿绿，她们还不懂得为自己的相貌待价而沽，她们和那时的社会一样很单纯很天然。很快，她们的青春伴着她们的美貌，无声无息地便在民间自生自灭了！

5

莫强的女朋友是三班的，叫童童，本来是个挺俏皮可爱的名字，可她总说不喜欢自己的名字，感觉像个天天吃奶长不大的小

闺女。后来我苦思冥想后送了她两个名字，一个叫童洋溪，另一个叫童杏莲。那天在学校的食堂吃午饭前她说喜欢第二个名字，但第一个也可以接受，吃午饭后她说恨死我了，说我不得好死！俗话说，金花配银花，葫芦头配老南瓜，而莫强和童童金童玉女的组合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童童是属于有点小虚荣小自恋的姑娘，长得很少女，美得很含蓄，婴儿肥把干净白皙的脸部衬托得恰如其分。童童和二梅不一样，比如说，童童是特标准的普通话，而且总是轻柔细语的，有时轻柔得像马上要断气。而二梅是标准的大沽市本地方言，听起来咋咋呼呼的。再比如说坐姿，童童双腿总是并得很拢，像春节晚会歌手对口型般的严丝合缝，典型的邻家小妹式。而二梅坐姿就丰富得多，时而剪刀腿摆出烦躁的莎朗·斯通式，时而双腿叉开摆出寂寞难耐马寡妇式，当然，这些都是人前的表象，或许童童人后的腿姿比二梅还二梅！追溯起来，最早还是莫强先追的童童，那时是职高一年级，那天中午我和莫强正在学校操场上打乒乓，球台是光洁度和平整度都很不咋地的水泥台，在这种台面上打乒乓球，球拍不用粘胶，用光板就成，因为台面能将所有旋转都化解于无形，而且球的耗损率惊人。莫强边打边说，我是江嘉良，你是谢赛克！我当时只听说过江嘉良和谢赛克，还十分不好意思地谦让了一番。不过没多久，我在《新体育》杂志上第一次看到江嘉良和谢赛克的照片对比后，恨不能立刻拿莫强的脑袋当球扣。后来，我不再讨厌谢赛克，因为没有他，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不会捧得那么多次斯韦思林杯。再后来，我开始讨厌马赛克！

我和莫强正一来一往地打着和平球，眼前忽然多了位女同学，

她很安静地站在球台两米远的地方看着我们打球。很显然，童杏莲小姐出现了。她那天很罕见地穿着一身校服，本来这套蓝白相间的校服因为做工粗糙大小不一，遭到了全校学生的集体抵制，后来连老师都加入了声讨的行列，说有的校服林黛玉穿上都憋气，而有的校服连穆铁柱穿上都有富余。不知道为什么，这身松垮的校服那天穿在童童的身上却显得格外的异乎寻常。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有如此异样的感觉，其实都是制服诱惑闹的！很显然，莫强抵御制服诱惑的意志力要比我薄弱，当然，和我比起来，他有足够的资本根本不用抵制。他啪的一声把球拍扔在了水泥台上，快得像扔烫手的山芋。一点不像打架时的缩手缩脚。只见他搓了搓手又咳嗽了一声，祭出了我在那个年代听得耳朵都起了茧的段子。莫强说，这位女同学，现在几点了？童童低头看了看表说，十二点四十五了！莫强说，咱俩真有缘，我的表也是十二点四十五，而且更有缘的是咱们俩的表都是海鸥的！童童说，谁海鸥啊，我银箭！莫强说，淫贱好啊淫贱好啊，我喜欢我喜欢，手表二厂的，也是名牌也是名牌，对了，今天真是酷热难当，我请你喝瓶汽水吧，山海关怎么样？童童说，我不要山海关，我要利爽，冰镇的！莫强说张宇你喝什么啊？我忽然心里有点发酸，我说，我想想啊，这样吧，我要健力宝，高橙，奥林，非常可乐，黄山可乐，天府可乐，崂山可乐，再加两瓶格瓦斯！

6

1989年上半年，我暗恋过二班一个叫孙冰的女孩，那段时间我跟有点魔怔似的，每天晚上必须在一张白纸上写满她的名字后

才能入睡，时间长了我甚至发现了规律，以我字体的习惯大小，一张白纸的正反面大约能写 574 次孙冰。那时有句歌词叫读你千遍也不厌倦，我为了能在一张纸上写满千遍她的名字，苦思冥想了几天后决定分别取她名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于是，我不停在纸上写 sb，果然凑足了千遍。后来有个周日，我在古文化街闲逛，意外地在一个卖桃木兵器的小摊上和孙冰不期而遇。看孙冰买了一把小的桃木剑，于是我身不由己地买了柄小的桃木刀。买完后我举着小刀冲她挥舞了几下，孙冰也调皮地冲我舞了个剑花。孙冰说张宇你真像个刀客，我说孙冰你也很像个剑人！孙冰的脸色当时便冷得天下无双，我吐了吐舌头，恨不得当时抽自己一嘴巴。在孙冰抽身要走的一瞬间，我磕磕巴巴地说，孙冰，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的！说完后，我恨不得再抽自己一嘴巴，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孙冰突然浑身一颤，像被马蜂蜇了一下，又有点像被鬼上身，接下来的表情满是难以置信，再后来她笑了，露出了可爱的小虎牙，喂喂，张宇，就凭你，也不看看你那德行，还想追我，做梦，没发烧吧！孙冰的话就像变态的现代诗，把一句整话拆开了说，字字像在拆我的心！心被拆碎了，我发现整个人忽然变得轻松了起来，我问，孙冰孙冰，你说你们班的黄晓梅和刘娜谁更漂亮一些？孙冰显得很气愤，她咬牙切齿地说，要是和我站一起，她们都是丑八怪！我说杜兰兰和赵莉莉谁更漂亮一些呢？孙冰表情有点抓狂，她手指向天空，有点颤抖，语气也有点颤抖，张宇，你说你说，杜兰兰和赵莉莉，她们哪点能和我比？我说黄晓梅刘娜杜兰兰赵莉莉哪个更能吸引男生呢？孙冰气得脸通红。她忽然抱住了我并在我脸颊恶狠狠地亲了一下，张宇，记住，要论吸引男生，这四个贱人根本没资本！我正眩晕间，孙

冰先是毫无征兆地救火车般哇哇叫了几声，然后身体迅速地弹开，弹开的瞬间，我耳边响起悦耳的天籁狮吼，张宇，你竟敢占我便宜……便宜……便宜！你要还我清白……清白……清白！

这件事后，孙冰依旧很清白，但我觉得我被轻薄了，所以，那天晚上临睡时，我还例行公事般地掉了几滴眼泪。后来，我们虽然天天能在学校里见面，但再没说过话，从此山高水远，天各一方！尽管1989年上半年的这次追女生追得很失败，但1989年下半年我却扬眉吐气时来运转，被一个貌美如花的女生疯狂地追，甩都甩不开。那天傍晚，残阳如血，我正无聊地在河北街路边数自行车，十五分钟，一共驶过125辆飞鸽，71辆普佳奇，54辆斯普瑞克，42辆凤凰，30辆永久。我不经意间一回头，眼前突然霞光万丈，一个狭窄破败的胡同口，周身玲珑地站着一位水灵灵娇滴滴白嫩嫩粉嘟嘟的女生。我远远地情不自禁地冲她挥了挥手，只见她含羞带怯地低下了头。我又情不自禁地冲她吹了几声悠扬的口哨，她可能是被吓着了，也可能是听到口哨声后条件反射想要去小解，于是挥了挥衣袖，轻轻地便消失在胡同口。我有些伤感，忽然想起刘禹锡的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正冲胡同口愣神，水灵灵的美女又出现了，她先是脚步款款，随即猛然加速，直直地便朝我奔跑过来，她身后一起奔跑的还有七八条和我年龄相仿的汉子。美女离我大约十米远时，我看见她手里举着个物件，这个物件是用沙土等材料与水按一定的比例混合搅拌，再通过锻打成型晒干水分后烧成的，也有很多人把这个物件叫作板砖。我撒腿就跑，美女紧追不舍，跑了一公里后，眼看她越追越近。这美女

跑得真快啊，整个一格里菲斯·乔伊娜，最次也和罗拉有一拼！后来，我实在跑不动了，弯着腰原地大口地喘着粗气，她瞬间而至，举起了板砖，像火炬传递般地先是摆出了个优美的造型，然后重重地拍在了我的脑袋上。我正眼前发黑的空当，美女身后的大队人马接踵赶来，瞬间，我抱着脑袋嗷嗷地叫得比现在的小沈阳还小沈阳！

7

1990年，尽管我很不情愿，但我的皮囊依然原装正版地搁浅着，我甚至连场恋爱都没谈过，在那个年代的那个年龄段，我的这种原生态在学校里已经算是非主流了。漂亮的女生早已校内校外被哄抢一空，稍有姿色的也大多被蚕食瓜分，硕果仅存的基本都是郭德纲段子里讲的天天盼着流氓光顾的那种。我耳边经常可以听到谁把谁办了，谁被谁办了之类的八卦新闻。我很相信这些八卦，因为很多被八卦过的同学皮肤一天比一天平整白嫩，本来不久之前，大多还满脸挺拔倔强的青春痘，有的脸上能组成三十组北斗七星，有的能下跳棋连五子。我脸上的青春痘一直以产量低质量高著称，特别是1989年暑假时，我额头正中的一枚青春痘，饱满得绝对能用惊艳一词来形容，莫强对我这枚青春痘曾高度评价，他说有些女生的胸部肯定没它大！校园的八卦除了围绕着校花校草，有时也针对老师。有一天，学生间疯传一件事，说绰号“云冈石窟”的体育老师和绰号“龙门石窟”的女学生有染，据说好像是诱奸，致使龙门珠胎暗结云云。那曾经是个没有绰号不富的年代，一般家禽家畜水果蔬菜都是绰号的重点选题，其中

家畜类使用得最广泛，我当时便是家畜一头。两大石窟绰号的来历众说纷纭，还是童童分析得比较靠谱，说可能是他们俩身上都有些共性，比如体积都十分的庞大，比如都十分的沉默，再比如说都不爱洗脸。也难怪学生们都热衷传播，因为石窟老师和石窟学生本身就是卖点。周五的课间操前，校长举着麦克风公开辟谣，说我们的恶毒传播给当事人心理造成了严重的创伤，特别是龙门石窟同学，已经提出休学，最后强调谁再蛊惑造谣一定严加惩处云云！后来云冈石窟老师也上台讲了话，他慷慨激昂地祭出了很多荣誉，头衔、口号、证件来担保并证明自己的无辜，并当场冲着蓝蓝的天发了一堆毒誓。辟谣会进行到接近尾声，正当所有学生都开始自责不已并低头思过时，忽然操场秩序大乱，看龙门石窟同学分开众人携众多家眷冲上了主席台，云冈石窟瞬间轰然倒塌。正一片大乱之际，眼瞅着身边的莫强也跃跃欲试地要往前冲，我边拽住他边询问原因，莫强咬牙切齿地说，以前上体育课时，我亲眼看见云冈石窟有三次把童童从单杠上抱了下来！

8

进入四月，毕业在即，很多课程都相继结束了，我们基本每天只上半天。珠算等级考试那天，我早上去老五的服装店借了卡西欧计算器，结果下午考试只用五分钟便把四十道题答完了。莫强和童童分别耗时四分和四分半钟，他们的计算器都是夏普。出了考场，我叹了口气，我知道，我即将和这把朝夕相处了几年的铁算盘告别。作为攻击力极强的偏门武器，它曾经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学校里我仅有的几次打架中，它都准确无误地拍在了

对方的脑袋上。在我们这所会计类的学校，爱打架的大多喜欢用大算盘当武器，不爱打架的都躲一边心里打小算盘。以此类推，城建学校擅长举着板砖打架，烹饪学校擅长抄铁锅打架，化工学校擅长互泼硫酸，旅游学校擅长举着小旗乱扎！多年以后，遍地都是电子商务学校，我猜他们一准儿是互相乱扔电子词典！随着课程大多结束，上学跟辍学没什么两样，学校有点放羊的味道，只是我们基本不吃草只游荡，即使连着几天不去学校，也没老师找你麻烦。时间忽然变得充裕无比，别人大都成双成对，我孤家寡人的没什么事情可干，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我看书很杂，而且基本不设雷区，我用省下的零花钱买的黄色书籍是其他各种颜色书籍总和的两倍，所以，我纸上谈兵已入化境。那阵子，我虽然天真有邪，但脸皮薄得像生鱼片，每次到地摊上买黄书，只选月黑风高之夜，而且出发前都精心地乔装打扮，墨镜口罩太阳帽，反正脖子以上基本只能看到耳朵，估计现在彩票中500万领奖的人大多也这造型。当时买回来最多的还是黄色武侠小说，一次，贩黄的摊贩推荐给我四本书，借助地摊侧上方泛黄的路灯，看泛黄的封面上作者的名字赫然是金庸大师。回家后仔细观瞧，《棒小子闯江湖》的作者是金庸，《奸夫淫妇剑》的作者是金康，《七贱下天山》的作者是金庸，而《白发淫女传》封面上是这么写的，金庸新著！我着实迷恋过一段黄色武侠，从屋顶杀到绣床，从聚义庄杀到梨香院，从凌波微步到被翻红浪，那是何等的至情至性啊！那时还有个准色情杂志叫《茶余饭后》，很多报摊上都有卖的，把男女那点事用文字翻来覆去地发酵，变着法地折腾，百鸟争鸣地炕啊炕，此起彼伏的床啊床。我买这本杂志的方式很符合远嫖近赌的定律，我一般先从家出来，坐几站连很多大沽市市民